館設北京正陽門外櫻桃斜街中間路北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陰歷歲次癸丑六月廿六日

本報出版第四百十四號（星期二）

電話南局五百零三號

□□□有附張隨報奉送不取分文

群強報

本報價目

（北京）零售每份銅元 收每月洋元 三十枚裝訂處 冊三十三枚

（外埠）凡一分開日寄 一分以外每日 寄洋大半角 全年大洋四元 每月每份四毛

各代派處

（北京）鐵老鸛廟各報房 海甸文海 [illegible] 西城宮門口 [illegible] 館 [illegible]

（外埠）天津不報分館 [illegible] 李茂林 滄州合記 [illegible] 天利報房 吉林黃友壽 [illegible] 民日報

三慶園（白天準演 太平和 癸丑六月廿六）

（小）蘭芬 陳打龍袍 嫣賢 ·小·建子 金香玉（汾河灣）（朱鳳云） ·于·小霞 薛孝綠（獻長安）小艷芬 金玉琴 全班合演（全本）洛陽橋 （苗）茹 釣金龜 （金）鳳娥 楊翠鳳（鼻登殿） 血手印 辛安驛

廣和樓（肉市路東）（鴻慶班廿六演） 六月 白天

（九）陣風 閻嵐亭 何佩亭 人興梁山 ·傳·少山（戰城部） 龔雲甫（普世亭）（目蓮救母） 韋久峯 （金）秀山 朱幼芬（法門寺） ·姚·佩蘭 玉玲瓏 ·德·珺如 蕭文啟 孫喜云（岳家莊） 劉景然 劉鴻升 常俊亭（金求骨敲） 梅蘭芳 李鍾齋 張寶亭（美案虎鬭） 王平龍 運月亭 劉順奎（飛波島）

福壽堂（六月廿六 白天 全班准演）

玻璃紅 搜孟 葫蘆紅 盤山會 自鳴鐘（算糧） 錢福才 小花蝴蝶 荷反 孟延安 ·陶·長寶 蟠桃會 （趙）永長 楊雙包 長海案 （白）牡丹 王宮 梵 ·李·俊臣 砂痣 硃 小金月來 雁橋 童十計 紅花蘆

本館職任 發行兼編輯 陸澤 印刷 郝寬臣 住本館 電話南局四百六十二號

京師商務總會啓事

逕啓者現奉京師地方審判廳公函 [illegible] 木廠李雨臣之遺產招商變價 [illegible] 產字擬 [illegible] 戶合應登報拍賣李雨臣遺產處所列後如有欲買房產者請即酌定價值繕函封固於陽歷七月三十一日在本總會投標以便 [illegible] 送地方審判廳 [illegible] 自行布告願買房產各宜勿落後此布 計開李雨臣遺產 隆和木廠在東安門內北池子路西計房三十六間 興隆齋鞋鋪 [illegible] 興木廠在 [illegible] 和木廠間壁計房二十二間 珠寶市係該鋪鋪底 倒字住房一所計十一間在 [illegible] 胡同

制 [illegible] 秘 [illegible] 壽

因京中多以十支紙煙爲上等故未能運京創賣近看京師下等社會皆以十支紙煙爲泛常官商各界不喜用十支煙者甚多本公司今將出鋸牌錫包煙運京減價售賣所爲提倡上等官商各界此種裝樣文明煙味最優價直從廉請各代售處購買以便品試可也　總經理處煤市街新豐號謹啓　電話南局二百八十一號

交通銀行緊要告白　本銀行向章星期日停公休息今爲便商民起見自本星期起每逢星期日暫時照常辦事特此佈告○九

演說

敬告北京商民（續昨）

陸瘦郎

亂黨的心理　一方面要惑亂人心　一方面又想北方有事　聽說他們在北京之中　很有許多餘黨想着煽惑軍警　幸虧我們軍警內界之人　深明大義　不聽浮言　把他們亂黨　拿了不知許多　料然可以無事　所以他們煽惑的方法　亦很毒呢　頭一個題目　說是優待條件不履行　二一個題目說是德宗陵寢不奉安　其實那裏有的這個事　諸位要不信　可以向內務府的人打聽打聽　皇室的經費　是否照發　再往陵上看一看陵上的工程　是否停止　大家看一看　亦就明白了　再說我們北京的住戶　旗人極多　現在生計蕭條　全指着每月的錢糧度日　鄙人再有一句話奉告　無論北京地方上有點動搖　我們居民的生命財產　先要身受其害　倘或要叫南方的亂黨得手　我們八旗的錢糧　還能按月的關不能　恐怕到了那個時候　皇室的優待條件　眞正不能履行　德宗的梓宮　亦就永無奉安之日了　我們仔細想想　北方要有個亂子　我們居民人等要受什麼損害　與前朝的皇室　宜無宜　落得一個不好　馬上就叫外人進來瓜分　我們全當「高麗印度亡國的奴隸　我們何苦上他們亂黨的當　由這樣看起　那亂黨說的話　全是與我們當上　斷不可信他的　我們平素當民的依舊當兵　當警的依舊當警　爲商的依舊爲商　務農的依舊務農　任他們百般的煽惑　我們反正有一個成竹在胸　絕不爲其所惑　他那一般元勳偉人　從前革命的時候　本來不是他們的力量　等到人家功告成　他們從海外回來　說幾句大話　吹幾句牛皮　就算他們是開國的元勳　世間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所以沒弄到兩年　就好像戲上唱這化子拾金似的　小得財　如同害病　非弄到取消元勳偉人的資格　身敗名裂不止　在他們自做自受　正應了書上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的那句話　我們亦替他可惜不

來　我們正好拿着他們　做自己一個榜樣　可就不要再向火坑跳去

近日京師戒嚴令頒布下來　各處捉拿他們亂黨　將他們各種機關破壞十之八九　他們的種種計畫全歸失敗　這兩三日裏頭　又有人造出一種謠言　說是口外有事　蒙匪內犯　離着張家口不遠　諸君要知道這種謠言　與前幾日喧傳各省獨立　同是一個門道　說破不值半文錢　沒有

可議論的價值

總而言之　他們亂黨煽惑的方法　五花八門　無奇不有　亦是一種本領　他們一定用何種陰謀　何種手段　我們局外人　沒有他們那種機械心　如上所說的幾種　不過略舉一二　他們的眞正內容　一時亦描寫不盡　在他們是層出不窮　在我們亦防不勝防　總而言之　我們對待他的方法　有一唯

一無二之妙法　就是持以鎮靜

無論亂黨說什麼　我直當沒有聽見　我們大家認定題目保定宗旨　北京的市面　大家設法維持　絕不叫他生出意外之變　使北方之兵力　可以盡其力于南方　不至爲別項之牽制　則南方之亂黨　不出一月　未有不蕩平者　愚昧之見　是否有當　願我邦人君子　進而敎之　幸甚幸甚

（已完）

●國事要聞●

亂黨內容之披露●上海民報記者向構父　從上海乘大臣船至北京　記者往晤　叩及南方叛黨之內容　據云亂黨之兵力財力均異常竭蹶　此番甘冒不韙　實屬挺而走險　自己亦未嘗不知不能成事　不過勢成騎虎　逼於無可如何耳　就現在各方面觀察　亂黨之命運　至多不過兩月　一定一敗塗地　其在南方商民　無不恨之入骨　談及亂黨　皆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之意　毒之中於人者深矣　其各方面之實力及其現狀如下所述

亂黨實在之兵力●亂黨之兵力　在南京一方面　爲第一師及第八師　剋皆過江在徐州一帶與官軍迎敵　第一次冷滋戰敗　死走逃亡之兵士　不知凡幾　第八師又經徐州之敗　退至蚌浦　其兵力可想而知　在江西一方面之兵力　共計十二營　林虎戰沒　兵去大半　現在湖口克復　蓋無能爲役矣　上海一方面　陳其美召集舊部攻打製造局　當北方援軍未到之先　製造局防守之兵　僅二千五百人　無論陳槻若何能調度　兵士若何能防守　爲亂黨能聚集兵力　斷無不破之理　其所以連次戰敗者　所有軍人　多半地方上之土棍　以發財爲目的　除劫奪外　不肯用命　以故上海南市及城內　焚燒掠

緊要聲明◎

敝者鄙人與王沐齋之子王麗生因房屋糾葛　王麗生欠京足銀二百兩　到庭涉訟　現在當堂王麗生交銀數人交房兩造將房兌明並無他情　惟王麗生當堂所交之銀按原約係京平足銀　伊代表人陳係交九八兌銀　數人若按照行契約分離　絕不能少　惟鄙人作事些小之處在所不計　若照履行契約理應堅持到底　若因四兩銀而不拿出　實有履行契約之初心　惟將房既已交明　即數人有言亦不再說　已完一事　公理令在人心　顧不待多說　[illegible]　特此聲明（十一）[illegible]周季[illegible]啓

[illegible]門

余[illegible]年初起腫痛既而潰爛不[illegible]收口以致行路艱難客歲友人介紹杜秀田先生調治兩月餘吾等俱各病愈　吃藥莫不迅速實有[illegible]世傳藥[illegible]乃特別專門之善法余等雖愈恐同病者不能週知特登報傳揚聊為致謝先生現寓虎坊橋東福記洋貨鋪內同病愈者列後　前孫公園廣源當寶西　[illegible]向福居鮑運彩　東壽居張集五　李子振　東四牌樓乾泰胡同泰來油房　[illegible]年輝　西單牌樓南隆泉公　西曹玉山　彰儀門大街恒盛永　尚鏡甫　東珠市口廣興恒　李桐軒　前門大街永盛成　糧食店街永太和趙子陞　張致莊　前門大街寶榮源　閻瑞三　布巷子增盛布店同豐　戴玉甫　大柵欄義和　田勳臣　騾馬市大街壽椿堂同啓

埘　無所不至　新舞台業已被燒　南市不成市場　聞陳其美部下所為　近日北方之海軍援集　此等烏合之衆　非死即逃　製造局定保無事　陳其美觀此情形　屢思逃走　故外間有改服乘大臣輪船逃走之說　謠傳並非無因　至於松江一方面　鈕永建雖然獨立　並無多少兵力　人心不服　不久即可反正　蘇州一方面　獨立本屬具文　旅長朱熙等皆反對亂黨　不肯出　兵一將　浙江一方面　王金發在紹興率領土匪　四處搶奪　寧波獨立　其都督為顧乃斌　亦係保全地方上治安　與蘇州相類蘇甯紹四處　均無兵力　為亂黨之助　安徽一方面　孫多森現在省城　一切大權悉在胡萬泰之手

然下級軍官　異常反對　大家想一奇妙之法　欲舉萬泰之生父為都督　實則以次抵制胡萬泰耳　范光啓見此情形　野心頓起　欲乘胡氏父子爭都督之際　自己坐收漁人之利　此時省城人閧　分為三派自顧不暇　斷無兵力分出之理　近日倪嗣沖兵隊已到壽州　安徽兵力薄弱　特往南京告急　而南京告急之電　亦無日不打往各處　其內部之情急可知　廣東一方面　陳烱明之勢力　本不敵龍濟光兄弟　此次獨立　商民無一贊成　最近有陳逃香港　可說　確否雖不可知　然廣東之不能出兵已　想見據亂黨之確實消息　亂黨最大之希望　惟望福建之援軍　福建屬于許崇智之軍隊　共計一師一旅總能出兵　不過一旅而止　烏能濟事　至北方之軍隊　江西李純之兵　約有一師　段芝貴之兵　約有　師　第四鎮　第六鎮皆在　開往浦口者　張勳之軍師　靳雲鵬一師　馮國璋之出　帶重兵一二萬　其餘倪嗣沖　兵亦有一師　雙方比較　其未來之戰事　不卜可知矣

亂黨實在之財力　●亂黨此番謀叛　匪但無兵　抑且無餉　黃克強等從前侵吞之公債票等　多半用之於本黨　此次獨立　妙手空空　計算其財力　南京獨立後　從交通中國兩銀行內　得有四十萬元　從造幣廠內　得有六十萬元　又從湖南得米五萬石　每石以九元計　合二十五萬　又得漢冶萍股票七十萬　現正由胡經武經手　向外人抵押　以對折論　僅三十九萬　通計所有之財力　如是而止　並聞漢冶萍股票　外人因政府宣言　所有國有省有之物產　經亂黨抵押出去　本政府均不承認　外人見亂黨勢力衰敗　不肯付欵　此項已歸無效　南京之軍隊　從前未獨立時　欠三四月兵餉　現在兵丁因欠餉不發　不肯用命　黃興等亦無如何　最近黃興等致電京師國民黨本部　向吳要索取存款吳氏于運動議長之時　用去三十萬　用此欵時無　知曉　現因接吳氏電報　黨員始悉情由　殷汝驪向吳　氏大起衝突　吳氏藏匿即係因此　久滯京師之款　不過三十萬　猶運發急電索取　其經濟力可知　惟於上星期內　南京發出軍餉　皆係橫濱正金鈔票　市面上流通三日　後不復見　據上海喧傳　胡經武等在上海每日向外人借款　此或借款中之一　然為數無多　毫不濟事　不足患也

外人之對待亂黨●上海租界內　已于上星期內出有告示　不准孫黃等居住　所有附和亂黨之人一概驅除　陳其美軍隊大掠南市　攻製造局時　槍彈飛入租界　外人因此　對於亂黨　防範綦嚴　亂黨之巢穴盡失　異常惶恐　因此內部中人　自起衝突　互相怨望　黃克強受傷之說　上海雖亦有此說傳　大概不確　黃蹤跡實已不在上海　向構父又言　此次北上　係乘大臣輪船　行至青島時由德人盤查綦嚴　因得有上海電報　陳其美乘此船赴青島　故德人異常注意　並疑向氏為陳其美　扣留三小時之久　始行罷休　即此一端　可見外人之對待亂黨之態度矣

湖南最近之狀態●湖南大致情形　已誌昨報　向構父本湖南人　詢及湖南近狀　與本報所誌情形大致相同　據向氏所聞　湖南之都督　已公舉蔣翌武　前都督譚延闓　改任為省議會議長　議長本擬民選而出　委任亦奇事也　省城之進步黨重要人物　除逃出數人外　餘均被拘　多半慘死　言之酸鼻　進步黨之報紙　如湖南公報　已被炸毀　向氏同行　尚有一人　即由湖南逃出　一同向氏北上　伊云湖南省城　全屬國民黨勢力　然限于省城為止　其開往岳州之軍隊　與北軍已見戰事　全軍覆沒　接北軍駐在城陵磯　專為防範湖南之軍隊出境而去　其岳州亂黨全軍覆沒之說　係得自岳州海關上打往漢口之電報　此消息當屬的確　湖南亂黨之兵力　以開往岳州者為最強　設使全軍覆沒　則湖南之亂黨　益無能為矣

●本京新聞●

勿庸懸旗●湖口捷音到京　前日內外城各商店　均懸旗以誌歡忭　警察廳致函商務總會　略云大總統迭次命令　以黨亂肇叛　塗炭生靈　不得已而用兵　以拯民於水火　屢簡宣撫使　宣布德音　無非冀亂黨早日悔禍　同循正軌　鞏我邦基　其不忍稍加誅戮之心　昭然若揭　現在大兵所至　亂事指日可平　商民人等仰體大總統恫瘝在抱　一視同仁之意　方且矜憫之不暇　有何歡忭可言　用特函請貴總會通知各行商會　嗣後凡有捷音　無庸懸旗誌賀　惟有默祝亂事早平　俾吾五族同胞克享共和幸福

租界戒嚴●二十八號下午一鐘　駐京十二國公使　假日本使館協議　以南北戰端日形劇烈　京師地面叛黨叢集　宜按照一千九百十一年租界戒嚴辦法　於夜十一鐘　無租界執照斷絕交通

槍斃搶犯●京畿軍政執法處　拿獲順義縣已革逃軍郭樸　於本年五月間　起意路劫　曾犯數次　最後約同本族郭滿　雇得本村鄧某腳驢來京　行至中途　二人將鄧某謀害斃命　事經鄧某家族偵知　來京呈控　該處飭兵查拿郭樸　郭滿聞風逃逸　茲將郭樸拿獲　訊供前情不諱　於昨早押赴行刑塲槍斃　其郭滿一名　一體嚴拿務獲

同日停版●正宗愛國報　因二十六號登載南方軍事彙聞　傳聞失實　同日時評亦失檢點　於二十八號上午一鐘　奉京師警察廳處分令　飭令停版　復活京話日報　因二十六日所登附件並按語失當　亦於昨上午二鐘　飭令停版

交通銀行廣告

本行前以便利商民兌換紙幣　特於東城北城南城一帶　許殷實商號為之收兌　不取貼水　不付雜洋　盡人稱便　惟西城向少兌換處　因之為憾　茲特派人員於七月十九號起　借西四牌樓南路西（人和厚）南紙鋪內　設立交通銀行兌換鈔票處　雖星期亦照收兌　以資便利　其有大宗兌換　仍宜向西河沿本行取兌可也　特此通告

英美煙公司新到上等鋸牌錫包香煙廣告

此鋸牌錫包香煙每包一十支　附有竹嘴　煙味最優　在各港皆著名

[illegible]

駐京 德商瑞記水火保險公司

本行專保房間貨物傢具住宅衣服等項並保輪船水險火車貨險一切保費無不從廉遇有不測賠款迅速久爲紳商信仰如欲保險者請函本行索閱詳章價目表或函示或電示住址以便派人前往面商　本行設在東交民巷瑞金大樓惠豐儲蓄會社內　電話東局二百六十四號　洋經理樂連森　華經理李品珊啓

戲評

(隱鳴)

霸王莊●霸王莊這齣戲　應算八大拿的正碼兒　論武行也得齊全　天霸應用裏子武生　黃龍基用擲打花臉　如今自用架子花臉的　不但抄起刀來光拿着　而且打上也不行　說起吃勁的地方　就在開口跳走邊　行刺被擒　接着拜莊扯狀　這兒武生有幾句念子　就是大人在此擅敢撕碎了狀紙　爾莫非吃了熊心豹胆　爾是何人　你老爺家住江南紹興府四霸天賽羅成黃大霸（離不開）起打一壓　入霸施公　下一換朱光祖　蓋口打下　跟着一追花臉　武生鼻子劁頭　上手一照　就是六股擋　官兵未上之先　黃龍基有邊、刀　趕到武生二花臉的奪刀　自然是通常的一路　臨完了拋刀二花臉搶排下　即至末場　不過化臉用力一播弄　上手一分　跟着一個搶排　牌子就算全完　如果按着規矩做　也能足馬　氣　武行能夠省事　全在聽主兒不挑

命令

臨時大總統令

近因事情緊急謠疑繁興國會爲立法最高機關理應尊重著軍警各管官隨時認眞保護議員除內亂罪及現行犯外均得受約法上之保障該管官勿毋疏虞以尊法權此令

茲改定擔架術教育令第五條公布之此令

教令第三十三號　改定擔架術教育令第五條　擔架教程以陸軍部令定之

安徽民政長兼署都督係多森著免去本官此令

任命倪嗣冲爲安徽都督此令

任命倪嗣冲兼署安徽民政長此令

方玉普特授予勳五位此令

任命彭光烈爲川邊陸軍第一師師長孫兆鸞爲川邊陸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爲四川陸軍第二師師長熊克武爲四川陸軍第三師師長此令

陸軍總長段祺瑞呈請授劉文藻爲陸軍第　等軍需正應照准此令

陸軍總長段祺瑞呈請授雷龍錫爲陸軍一等測量正劉永淦由勳任天錫解德鄒程立民爲陸軍二等測量正馬景名曾由潘王思輔劉勉臧焜田統宇爲陸軍三等測量正應照准此令

陸軍總長段祺瑞呈請授王憲芝爲陸軍步兵上校應照准此令

陸軍總長段祺瑞呈請　鍾光琳爲陸軍步兵上校胡恩光爲陸軍步兵中校並加陸軍步兵上校銜邱理孚爲陸軍騎兵中校並加陸軍騎兵上校銜李源牛爲陸軍步兵中校金壽爲陸軍騎兵中校係員雲爲陸軍騎兵中校何廷楡爲陸軍騎兵少校並加陸軍騎兵中校銜邢繩祖何上林梁仁駿爲陸軍步兵少校董正爲陸軍騎兵少校應照准此令

司法總長許世英呈請任命王義檢爲直隸高等審判廳推事充直隸第一高等審判分廳監督推事署直隸高等檢察官曹祖蕃充直隸第一高等檢察分廳監督檢察官王錫鑾署直隸高等檢察廳檢察官充直隸第一高等檢察分廳檢察官應照准此令

交通總長朱啓鈐呈稱秘書盧毅呈請辭職盧毅准免本官此令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脚氣散毒

評講聊齋

錦瑟　（二十八續）

尹箴明

異而反覷之燭已滅矣　生無夜不宿妾室　一夜妾起潛窺女所　則生及女方共笑語　大怪之急反告生　則牀上無人矣　天明陰告生　生亦不自知　但覺時留女所　時寄妾宿耳　生囑隱其異　久之婢亦私生　女若不知之　婢忽臨蓐難產　但呼娘子　女入胎即下　舉之男也　為斷臍置婢懷　笑曰婢子無復爾　衆多則割愛難也　自此婢不復產　妾出五男二女　女時反其家　往來皆以夜　一日攜婢去不復來　生年八十忽攜老僕夜出　亦不返

姨奶奶見人家薛娘子新來乍到　而且禮分嫡庶　也當推崇人家　可是明明看見王生脫鞋上牀　自己到了西房　見王生已在自己牀上躺着呢　這一驚可不小　想着再過去瞧瞧去　及至到了上房　見燈已息滅　這幾句書原意　無非妻妾居室可為人大倫　只要在男子心中不分愛憎　自然便能相安　所以原文下緊後生無(心)宿妾室　就是無夜不宿者妻室　這一天夜間　姨奶奶起夜　走到上房的窗戶前頭　見屋內燈燭輝煌　偷偷兒把窗紙摑了個窗縫往裏一照　就見王生也同薛娘子在牀上又說又笑　心內很是怪異的了不得　想着回到屋中問問王生　你這是分身法不是　及至回來　牀上已經沒有人啦　自己只好睡覺吧　到了第二天　王生過這屋裏來　一問王生　王生說我也莫名其妙　就覺着時常在上房　時常在西房　你千萬不必宣布還這個　若傳揚出去　人家還許說左道旁門哪　這塊地方原文並沒多大深意　不過是假玩藝兒　通篇意說女名錦瑟的緣故　在我想蒲先生的本意　因見中國男女婚嫁之乖違的很多　不是女負男　便是男負女　實出只重外貌不問眞學問　所以雖有如蘭美至　反不能偕老　必經幾多的磨折　方能得如花似錦的琴瑟良緣　所為藉以勸世　倒不必一定說是否仙姬　又什麼神唎鬼唎的兒　統而言之　無論人間天上全是一理呦　王生帶着一妻一妾　小日子過』一個挺得　那個春燕一愰兒也有二十多歲啦　從前本來與王生就有個好兒　暗含着也屬了王生　薛娘子直髣髴不知道似的　不也過了些日子　春燕有了身孕　秋黃瓜的肚子還大　到了九個多月上　這一天要分娩　坐在房中　怎麼也生產不下來　急的直喊娘子　薛娘子過去一看　才生下一個小子　薛娘子把臍帶給斷好　裹了裹遞到春燕懷內（不但會接骨外帶催生收洗）樂着對春燕說　婢子無復　衆多則割愛就難了（這句迴映上文仙姬的意思　亦是訓世要言）從此春燕眞就不生育了（還叫秤花兒生）那個姨奶奶生了五男二女　薛娘子也時常住娘家去　可全是夜來夜去　有一天帶着春燕回去　從此就沒可頭　不然原文就說叫燕啦　加個春字　雖是能居於此　究竟也好景難長　這一年王生到了八十歲　同一個老蒼頭於夜間出　也沒回來　這段兒錦瑟到了此處叫作說完就完　明天更換新題目　比這段兒可斯（已完）

夏令必備

預防雜證

[illegible]暑時疾盛行　如霍亂痧　上吐下瀉　[illegible]絞腸　水瀉痢疾等症　推其致病之原　多由於溫飽厚味　[illegible]納涼太[illegible]　白晝暑熱　夜晚貪涼　甚至晨夜露宿　陰邪感入　一則成險症　夫病已成而後治之　猶臨渴而掘井也　況霍亂等症　急如雷電　頃刻不待　每每延醫講藥之際　即有性命之憂　或問於仲友文曰　予之所論疾病原因　可稱詳明　惟預防之法　當用何方　答曰　必須以乾坤再造膏貼臍下　則陰邪無從感入　自然安枕無憂矣　乃宜慎起居　節飲食　勿露宿　少食涼

啟華英文館招生

◎時評◎

●偉人末路之決策　（天章）

昨聞人言黃興等因見官軍在正陽臨清等關大勝 而特勝深悔舉事之兼須 業經糾合同志垂頭喪氣逃往上海 又因租界館事團不肯歡迎革命偉人 以致萍水相逢 關山難越 急欲覓一下棚之所而不可得 正在搔首問天之際 忽然異想天開 租得一外國商輪 日夜托足於其內 此亦英雄末路 悲觀矣 嗟呼 馮諼雖能 猶知以營窟爲業 商君出走 竟不爲逆旅所容 去年聯騎赴都 儼然爲座上客 此際窮途暮日 哀哉爲廬中人 豈浮家泛宅 不妨操末路生涯 抑流水行雲 已看破人間富貴耶 自我觀之 范大夫扁舟載艷 彼等既無此清高 張士傑星山數忠 叛黨更非其倫比 但憶古兵家有言 三十六着走爲上計 黃興曾上將 故雖奔逃敗北 始終仍抱定此主義已耳

◎游戲文章◎

●造謠研究所簡章

一 本研究所以造謠爲宗旨

（說明）爾自顧事難作 人心尙未十分恐慌 若無謠詠之繁興 何以發生其大亂 本研究有所鑒於此 糾合同志 創立是所 俾得有所研究 然世間雖不乏造謠之聰才 縱熱心斯道 終致旋造而旋滅 每失布散之效力 今本所廣播舊有者謠 以震世人之耳皷 且須研究新謠 以觸世人之腦筋 故以造謠爲宗旨

一 本研究所以筆舌爲利器

（說明）造謠雖爲小道 亦係方言之一種 記事之別裁 既非按圖而索 又非目視所能成 故不得不借重毛錐一管 老婆兩片 爲本所唯一之利器

一 本研究所以布散爲主義

（說明）天既賦此造謠之特才 本所亟欲廣爲羅致 隨時隨地 豈無可造之謠 第以熱潮冷靜 態度安寧 雖欲新[illegible]而無由 今本所以無作有 小事說大 且廣爲布散 用以爲惑世之資料 俾一傳十 十傳百 瞬息地角天涯 越說越入 愈傳愈譌 土匪聞之 即時便搶 婦孺聞之 驚得半呆 於五分鐘 風行九萬里 說一句話 就殺幾萬人 故本所以布散謠言爲積極的主義

以上簡章 原係臨時之籌備 倘有應行應辦各事宜 即可因增損 凡有願入本所之人 不時華洋 不分男女 均可隨時報到 概不收會費 晝夜研究 以謀本所之發達 所有分設之處 現經本所指定 凡京外各茶館酒肆 妓室娼寮 剃頭棚澡堂 爲義務分所 彼既熱心贊助 本所同人不勝欣感之極 並聘有內外各城游手好閒 無事生非之老謠專家 充爲義務講演員 到處宣講 以謀本所之擴張 且有東跑西顧之拉車人 隨時傳喧 不患消息之停滯 以上均係喉舌之計畫 業可准行 盡利用賣流傳 所有筆紙之研究 應由本所文牘科別籌方法 另章宣布

造謠研究所所長姚晃山拜白

…食…時…久飲…小發寒 如夏秋之間大雨…乃係腸胃…

急宜貼乾坤再造膏 以防陰寒侵入 如遇三陰寒霍亂 吐瀉不止 甚則亡陰 若用猛烈劑刻陰

終亦不效 急用乾坤再造膏 溫化貼於臍上 以小兒身弱肌瘦 害或赤身露宿 腹痛畏寒 水瀉痢

疾胃虛弱 食不消化 痞塊陰聚等症 一貼此膏 莫不藥到春回 衛生○諸君不可不注意也 仲友文

乾坤再造膏 每帖一元 每十張九元 京大柵欄老德記 並無別號

大藥房 天津單街子老德記大藥房批發

欲學英文者注意